



百老匯大道上的表演奧林匹克

Olympics of Acting on Broadway

陳正熙

Cheng-Hsi CHEN

國立台灣戲曲專科學校戲劇藝術科主任

在田納西威廉斯 (Tennessee Williams) 的名作《Glass Menagerie (玻璃動物園)》裡，那個小心翼翼守著一群玻璃小動物 (尤其是那隻獨一無二的神話動物獨角獸)，怯懦自卑卻也溫柔婉約的Laura，最能代表那已經失去，卻依然讓人懷念不已的美國南方仕紳文化，也最能得到觀眾的同情，但她那永遠精力充沛，藉著抒情的語言不斷回到過去，卻害怕面對未來的母親Amanda，卻是劇中性格最為鮮明的角色，也最能表現劇作者對自己生長的南方既愛又恨的複雜情結。

繼《玻璃動物園》的Amanda之後，田納西威廉斯在另一部以失落的美國南方文化為主題的作品《A Streetcar Named Desire (慾望街車)》中，創造了另一位讓人印象更加深刻，甚至已經成為近代劇場的傳奇之一的Blanche DuBois。在劇中，我們看著她離開家族的豪華宅第，來到既現代又充滿歷史、既浪漫又充滿粗暴慾望的大城紐奧良，最終毀在波蘭人Stanley (她的妹夫) 所代表粗鄙殘暴的工業文明手上。

在愛德華愛比 (Edward Albee) 一九六二年的劇本《Who'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 (誰怕吳爾夫)》中，對婚姻與生命徹底失望的大學教授妻子Martha，以酗酒和狂亂的言行，對無能的丈夫進行反擊報復，將自己與身邊所有人的生活，搞成無法收拾的chaos (大混亂)，也因此毀掉了想像中的小孩，和恢復「正常生活」的唯一希望。

Amanda、Blanche、Martha，是近代美國劇場中令人難忘的幾個女性角色¹，無論各自面對的是回憶的失落，丈夫逃家之後的現實問題，身邊人物的粗暴無情，或者自身的無能與絕望，這些角色都以絕對的態度面對，即使無能妥善處理也絕不沉默以終。因此，對於眾多女演員，這些性格明白、情感豐富、絕不平庸的角色，就成了夢寐以求的挑戰。面對這些角色，不僅可以考驗演員個人表演技巧的各個層面，從人物的外在形象建立，到內在心理衝突的分析表現，更能夠提供足夠的空間，讓表演者在舞台上盡情發掘建立角色的可能性。對於觀眾來說，如果能夠看到這幾個角色，藉由優秀演員的表現而在舞台上活出生命，也絕對是一生難得一次的觀賞經驗。²

因此，今年夏天在美國百老匯的觀眾們，確實碰上了難得一次的大好機會，同時可以看到三位著名的女演員，在不同的舞台上分別詮釋這三個角色，一較長短，讓劇場觀眾和評論者多了些品頭論足的話題。

兩屆奧斯卡影后，並且曾以《長夜漫漫路迢迢》劇中Mary Tyrone一角在倫敦劇場界大獲好評的Jessica Lange，飾演《玻璃動物園》的母親Amanda，曾經以著名歌舞劇《The Cabaret (酒店)》獲得東尼獎最佳女演員的Natasha Richardson，接下了《慾望街車》劇中的Blanche DuBois，至於飾演《誰怕吳爾夫》Martha一角的，則是以沙啞的聲音和鮮明的形象在電影界知

名多年，但最近一次在舞台上的演出（舞台版《The Graduate [畢業生]》劇中的Mrs. Robinson）卻乏善可陳的Kathleen Turner。

雖然劇場的觀賞經驗是主觀的，扮演角色的不同和演出的不同，也使得對於演員表演優劣的評斷，少了相對而言比較公平的基準，但對大多數的劇場觀眾和評論者來說，把三個演員拿來評比一番，卻是完全抗拒不了的誘惑。

因此，紐約時報著名劇評家Ben Brantley 還是以一篇〈How The Diva of Divas Did It〉的評論文章，從角色的扮演，外型與服裝，與其他演員的配合，導演的詮釋，和全場的持續性這幾個角度，給了這幾個優秀的演員（diva）不那麼嚴謹、比較接近個人主觀印象紀錄的比較。相對於影劇雙棲並且表現始終亮眼的Jessica Lange，和出身演員世家的Natasha Richardson，近年來作品質量都不是那麼受人注目的Kathleen Turner，似乎是三人之中比較弱勢的競爭者，但在Ben Brantley的眼中，她卻是表現最好的黑馬，不僅勝過另外兩人，甚至是本季最好的演出。

無論比較的結果如何，無論觀眾是否同意Ben Brantley的個人意見，在同一季中能夠看到三部當代經典，三個傳奇性的角色，和三個優秀的演員，就是一次不可取代的獨特經驗。另一方面，也就是這樣的經驗，讓我們在尋找新的經典的同時，能夠回頭再檢視過去所累積下來的成果（legacy），劇場也才能在這樣的新舊推移對照之下，不斷延續它不絕的生命。

無論我們如何強調劇場是一種綜合性的藝術，最可能吸引我們進入劇場，並且在我們走出劇場時，在我們心中不捨離去的，可能還是劇本中的角色，以及在舞台上扮演這些角色的演員們。除了在敘事形式或美學上有重大突破之外，許多的當代經典，都有讓人回味再三的角色，如易卜生的諾拉（《A Doll's House [玩偶之家]》）和艾爾文夫人（《Ghosts [群鬼]》），如布萊希特的勇氣媽媽（《Mother Courage and Her Children [勇氣媽媽和她的孩子們]》），如貝克特的Gogo和Didi（《Waiting for Godot [等待果陀]》），如亞瑟米勒的威利諾曼（《The Death of a Salesman [推銷員之死]》），如Tony Kushner的Roy Cohn（《Angels in America [美國天使]》），也就是這些角色，和他們娓娓道出的話語，讓年輕人懷抱著夢想走進劇場，讓觀眾懷抱著對人生的體悟走出劇場。

因此，我們才會一次又一次的閱讀或聆聽Blanche DuBois最後對醫生所說的："Whoever you are - I have always depended on the kindness of strangers." ❧

註釋

1 另一位也足以與這幾位女性角色並列，甚至猶有過之的女性，是尤金奧尼爾（Eugene O'Neil）最重要的作品《Long Day's Journey into Night（長夜漫漫路迢迢）》劇中，那位受鎮定藥物及家庭問題所苦，最後終於成為回憶的鬼魂的母親Mary Tyrone。

2 當然，另一種可能性，是看到能力不足的演員在舞台上「butcher（虐殺）」這些角色，筆者年初在新舞台看到有戲製作館所推出的《慾望街車》，就是一次令人十分遺憾的經驗。